



泗水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泗水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

**封面设计:** 赵齐心

**封面题字:** 杨冀明

**封面篆刻:** 宫琴堂

**泗水文史资料**

**第二辑**

政协泗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*(内部资料)**

泗水县印刷厂印刷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

文以載道  
史以借金

書法

N 696960 N 696960

承先启后  
延續历史

正保乾  
88.10.15

# 泗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副主任：郑兴立

孔凡林（兼）

委员：杨秀兰 汤克孝 王德鸿

冯伟 刘秀臣 卢彦青

## 本辑编审人员

郑兴立 王秀娟 马德怀

# 目 录

踏遍群山破残敌

——对坚持泗南武装斗争的回忆 ..... 张树梓 (1)

支前走遍天涯路 拥军换来胜利花

——解放战争时期泗水人民拥军支前综述 ..... (16)

回忆在泗水县 ..... 王敬明 (31)

曲泗县的建立与活动片断 ..... 刘海岩 (43)

老寨山战斗 ..... 陈洪平 (46)

※ ※ ※      ※ ※ ※

双阳祭忠魂 泪洒泗水滨

——忆海秋烈士 ..... 汤方湘 (53)

悼乔海秋同志 ..... 调蓝田 (86)

回忆乔海秋老师在汶上的一段往事 ..... 杨 涛 (71)

英雄连长——陈广山 ..... 孙卫东 (75)

※ ※ ※      ※ ※ ※

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先生 ..... 王素樵 (91)

一、和冯先生的第一次会见

二、给日本领事的一张题词

三、一次特别的阅兵讲演

四、士兵口中的冯玉祥

五、从一顿午饭谈起

六、一封求情信

❀ ❀ ❀      ❀ ❀ ❀

- 泗水县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教育 ..... 孙友典 (118)  
县立模范小学的恢复和县立初中的筹建 ..... 王介三 (138)  
泗水县国民教育的先驱——王凤翥 ..... 韩承桂 (143)  
孙友典  
我的祖父汤庆元 ..... 汤克孝 (146)  
我所了解的赵茨文 ..... 张林夫 (156)  
我任泗水日伪教育科长的一段经历 ..... 王元容 (167)

❀ ❀ ❀      ❀ ❀ ❀

伊斯兰教的起源、发展及在泗水的传播情况

- ..... 宋尚木 (172)  
魏启溥  
陈伟清  
大刀飞贼王刚六轶事 ..... 刘孝沂 (179)  
整理  
徐家馄饨琐记 ..... 柳化风 (182)  
泗水民间剪纸 ..... 周炳德 (185)

# 踏遍群山破残敌

——对坚持泗南武装斗争的回忆

张树梓

一九八八年，已是泗水解放四十周年了。当你踌躇满志运筹帷幄的时候；当你课堂静坐，吮吸着知识的时候；当你驰骋市场，日进斗金的时候；当你亲朋欢聚，品尝虹鳟鱼脍的时候，朋友，你可曾想到四十年前战火纷飞的环境；可曾想到浴血奋战的烈士；可曾想到含辛茹苦支援革命的人民；可曾想到那民生凋蔽，百业俱废的惨景？

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，可我们这些当年坚持敌后斗争的人却记忆犹新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，一九四七年又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，调集了六十八个旅，约四十五万人，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。他们企图先以一部分兵力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，北从胶济线，南从陇海线，向鲁中山区莱芜、新泰、蒙阴沂水发起全线进攻，妄图南北夹击，消灭我军。

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敌战略方针的变化，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制定了诱敌深入，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，不惜打破坛坛罐罐，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。对山东战场作了更加具体的指示，要求华东野战军对津浦线北进之敌不要阻止，让其进至泰安一线。二月二十三日，莱芜战役消灭了北线李仙洲部。南线敌人不甘心失败，

汤恩伯、王敬久和孙震三个兵团，共十三个整编师，三四十个旅，约二十五万人，沿临沂至泰安一线，继续向北进攻。三月二十四日，敌十一师胡琏部进驻泗水县城，开始了对我泗南山区的大清剿。

我县党政军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实行战略转移，并遵照指示，组成了精悍的武工队，坚持敌后斗争。

经过自愿报名，组织批准，组成了以赵达、张树梓、颜士臣为首的六十五人的武工队，颜士臣任队长，张树梓任指导员。县委书记杜牧、县长王敬明亦随队活动。

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下，我们应用毛主席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，神出鬼没地战斗在敌人周围，把敌人搅得胆颤心惊，寝食不安。为巩固和发展我泗南根据地，迎接全县解放作出了贡献。

### 一、坚持敌后，红旗未倒

敌十一师进驻泗城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进攻我泗南三区（现在的圣水峪乡），当敌人进攻到前峪村时，我地委机关、军分区独立营及县区武装在尼山至黑山一线进行了有力的反击。激战一天，终因敌众我寡，我军于晚间向东突围。

由于事出突然，我党政机关和民兵、家属缺乏有效联系，更谈不上组织工作，所以直到第二天午后，才陆续到达香山后石门庄集结待命。我爱人、孩子和尚仲举的家属没到，派人出去找也没找到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。

傍晚，大部分人员由县委书记章嘉乐带领往鲁中突围，我们武工队也决定当夜插回三区。

行军开始，由周振玲、颜士臣二同志头前带路，我和赵达押后，一字长蛇阵，鱼贯而行。由于初次打游击，没有经验，又是夜里，在崎岖蜿蜒的小道上行走，前后联系很不方便。当行至张庄以东的山沟时，前头部队已经过去，中间的队伍“呼”的一声跑散了，原来是和敌人遭遇上了，幸亏敌人也不了解情况，没有打枪，才避免了一次损失。队伍一时集合不起来，我们只好到香山前的桃峪去等候集结。当夜到了一部分，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才全部到齐。吃过晚饭，又开始了夜间行军。

为了避免再次引起混乱，决定派既熟悉道路又有战斗经验的张界文和张显文当尖兵，走一段路回来报告一次，没有情况，队伍继续前进。就这样避开村庄，绕道而行，拂晓到达前等齐东岭。当却派人进村了解情况，得知这两天敌人天天到后等齐村去，没到过前等齐。这时，天已大明，南边十八盘山上敌第七师搭的帐篷都看见了。于是由单区长带一个班到黑山上警戒，队伍进村吃饭休息。

这天，南边的敌人没有来，北边敌十一师也没有来，考虑到晚上再住这里就危险了，我们决定向后退出敌人的包围圈。是夜狂风大作，刮得天昏地暗，正是行军的好机会，我们整装出发了。说也巧，在一个岭上坎遇到了我爱人陈桂英和四个孩子，还有尚仲举的父亲、爱人肖立芝和三个孩子。当时我真是悲喜交集，问了一些出走时的情况，就一块到黑山沟住下。

为了表明红旗未倒，为了和正规军的战略战役相配合，起到骚扰敌人、削弱敌人的作用，我们要插入敌人心腹地带，随时打击敌人。经过分析，一致认为吉沃村地形比较隐

城，西边隔山是圣水峪，东边是前峪，北边是孙老河沟，南边有通山外的大道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于是当晚我们就把队伍带到吉沃，仍派单区长带一个班在黑山顶上警戒，村外放上岗哨，大家休息。

凌晨两点，忽然有人叫醒我说：“咱们的队伍来了，还有你外甥孔庆生。”我起来一看，是军分区十六团的教导员王士英和几个侦察参谋。我问他们是怎么来的，王教导员说：“军分区朴毅参谋长和周蓝田专员派我们来联系，事先不知道你们住这里，大约是找来的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来了好，我们准备明天打一仗，你们也参加。”王教导员向我详细询问了周围的敌情，建议袭击圣水峪的敌人。我们研究了袭击目标和具体打法，最后王教导员对我说：“你带几个人到圣水峪东山压顶，我带几个人化装到圣水峪村内侦探敌情，部队在这里枕戈待命。”

拂晓，我们分头出发。我和桂宜让、张界文还有两个侦察参谋到圣水峪东山南天门隐蔽下，王教导员带五个人化装到了圣水峪村南，正遇到攻十一师的岗哨盘问：“你们是什么的？”王教导员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七师的，都是自己人。”于是敌人不再理会。此时来了个挑水的老百姓，王教导员问他村里有没有来的队伍没有，他说：“有三十多人，一挺机枪，正准备吃饭。”王教导员立刻派人调来两个排和部分武工队员，指挥他们一部分堵住北门，一部分从村南进攻。这突如其来来的袭击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全部龟缩在一口瓦房里。在我猛烈攻击下，敌人支持不住，交械投降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战斗结束，缴获机枪一挺，步枪三十余支，子弹一批。

我在山顶上听到枪声停止，往下一看，见我们的队伍押着俘虏出村了，便下令撤下南天门。当撤至半山腰时，我们前峰有敌人，便让战士们掉头向吉沃撤退，我自己直奔前峰而去。在前峰西门外，我同一个耕地的农民：“前边有敌人吗？”他用鞭向东北一指，我顺着他的方向一看，见三个敌人打着小旗正向东向西走。我立即装着干农活的样子，慢慢走到岭根，离敌人远了，我便快步跑过岭去。这时，我们的队伍都过去了，只有颜士臣同志还在等我。当我们俩走到前峰村南时，南岭已遍地是敌人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到了。接着南边敌人的机枪打响了，开始向东搜索。我急忙命颜士臣同志到立石山顶上通知单区长，迅速东撤。我跑到李家庄西岭，部队已在哪儿集结。大家见我安全返回，都高兴地喊道：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
四月下旬，我们驻防在八抬桥村。一天，周蓝田、纪华、王社英等同志来到此村。周专员对我说：“我华东野战军在泰安围歼敌七十二师杨文泉部，为了配合主力，牵制敌人，咱们最近要打一仗。你了解情况多，看在哪里打好呢？”我说：“田黄、后五村、北孙徐都有还乡团驻防，但人数不多，装备亦差，没啥油水。泗城的敌人经常来泗南抢粮，已经小城子，是否在小城子打个伏击？”经研究，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，遂决定把主力部队埋伏在石汪崖，武工队隐蔽在磨金沟，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呼应。

翌日八点多钟，侦察人员跑来报告说：“敌人从北孙徐过来了，先头部队已到小城子河西。”我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，并力求不早惊动敌人。当敌人到达小城子村南头，全部进入伏击圈后，我部队三挺机枪一齐开火，给敌人一个迎

头痛击，敌人毫无战斗准备，冷不防经此一击，乱了阵脚，四散逃命。我武工队在东山上打侧击，趁势堵截，一直追到白仲泉。是役，全歼泗水城特务大队二中队雷连成部，毙敌数十名，缴获长枪三十余支，子弹千余发，抢粮车子若干辆。

这一仗，打出了我军的威风，群情振奋，士气高昂，克服了坚持敌后斗争的畏难情绪。

五月，是鲁南形势最严重的一段时间。为了调动敌人，我军主力大部分运动至孟良崮附近隐蔽。敌人错误地认为我军不支北退，便全力追击，并大造谣言，说“八路军都被赶到东海淹死啦”等等。其实，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，孟良崮战役，我军全歼敌七十四师三万三千余人，毙敌师长张灵甫。

五月十九日，魯南区党委发出《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补充指示》，要求各武工队要主动灵活出击，消灭小股敌人，保护群众利益，加强对敌的政治攻势。基于这一指导思想，我们决定向西开拓后五村。一天晚上，我带一个班到了土洞、皇城一带，秘密地找到我们的地下党员，了解了敌人的活动情况，然后确定了行动计划。首先，通过走访我干部家属和贫苦群众，宣传我党政策，大讲我军的辉煌战绩，如莱芜战役，泰安战役等，揭露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，提高干部群众的胜利信心。接着我们又排查了附近各村的地主分子和叛变投敌分子，对几个危害严重的进行了镇压。三教湾由公安局负责，兰沃由颜士臣负责，统一时间，一夜之间镇压了几个坏蛋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从此，泗南三区群众的眼睛擦亮了，疑虑消除了，党的

红旗在他们的心中重新升起！

## 二、巧乘隙，妙计连环

孟良崮战役以后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，指挥其后续部队用三十五个团的兵力，继续由临沂向西压，企图摧毁我政权。六月初，平邑县的党政机关已辗转至我县，我们也准备转移以避其锋。六月四日，鲁南一地委员运部长纪华同志和十六团一个营也从邹县撤到冯家庄。曲阜的部分人员也来到这里。在纪华同志主持下，三县领导同志开会对形势作了分析，决定向鲁中突围，由北转东，再伺机回鲁南。

晚上，从冯家庄出发。颜士臣还在后五村，来不及召集。武工队只集合起一部分，由十六团的颜参谋长带领，三个县共千余人，一块北上。临走前，枪毙了冯家庄的两个地主以示镇压。我因忙于照顾整个队伍，来不及通知我的家属，只好把他们再次舍掉。队伍紧张，群众也紧张，有的拉着手问：

“你们走了还回来吗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”我们有话不好说，既估摸不透我们的动向，又担心群众受害，只得含泪而去。

一路经过驾峪、老寨山口，到达苗馆。正行间，忽然一声雷响，大雨倾盆而降。天黑路滑，摔倒了爬起来，爬起来又摔倒，弄得人人满身泥水。过泗河时，水已涨上来了，只好手牵着手淌。过完河天就明了，住在饮马泉休息了一天。晚上杜牧让我派一个班回去侦察情况，我派了张秋元那个班。谁知张秋元刚走了一小时，情势突变，我们立即向东突围。突围时我一直在挂念这个班能否回来，真回来又到哪里找他们呢？凶多吉少啊！（事实证明，这是一次大的失

误，这个班被敌人冲散，有的战士还被迫屈身事故，后虽反正，终属损失。）一连几天夜晚行军，白天打仗，非常疲劳。到了龙亭，我们和十五团会师了，颜士臣同志也赶了来，彼此见面后万分激动，有说不完的心里话。颜士臣告诉我：“你们走后我听到消息，当晚从后五村出发，过泗河时天已经大亮了。九点钟左右，被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包围在滑石山上，直到晚上才突围出来，边走边打，赶了两天两夜，终于见到了你们。”

部队在龙亭进行了整编，整编后继续向东北进发，在狗拖泉见到了我们的大部队，听取了华东军区副司令张云逸的指示，我们被划归鲁中军区政治部领导。和政治部接洽后，我们便领受了看押俘虏的任务。

六月下旬，又将我们划归独立师，后又划归第四纵队十二师，任务是随军作战。我们跟随十二师昼夜南下去打费县城。一路饥餐渴饮，翻山越岭，于七月一日到达费县城。泗水的队伍住在城西员外庄，任务仍然是看押俘虏。战斗打得很激烈，由于费县城城墙坚固，易守难攻，十二师又是野战部队，缺乏攻坚经验，所以前三天进展甚微。后从一纵队调来一个团，又配备了大小山炮一百多门，于第七天早晨发起总攻，一时间百炮齐鸣，万弹齐发，在我军强大炮火攻击下，南门四门同时被突破，我军入城。敌全部被歼，敌少将旅长翟营封举手被俘。

七日中午，我和颜士臣同志商量着进城去拣点战利品，同志们都赞同。进城一看，只见到处是死尸弹片，还遇到一个老太太守着几个死尸梳头。这在平时，简直无法相信，战争的残酷也就不能按常理来论了。到了城东北角，发现城

墙洞里有成箱的子弹，我们真是喜出望外，还真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哩！我们弄了几箱，后来带回了泗水。

解放费县城后，主力部队即开往滕县。我县武装也兵分两路，县委、县大队一路往蒙山运动，武工队一路仍回三区坚持游击斗争，县委书记杜牧和县长王敬明仍随我们活动。鉴于斗争形势的严峻，这次返回只挑选了三十六人。我们路过青界岭、桃花岗，古历六月初五到达蒋家庄。我找到徐学环，问起我爱人的情况，他说：“老陈转移啦，现在侯家窝。老陈受的困难就甭提啦，没吃的，整天藏在别人的家属，让孩子装死，大娘和二小还不知在哪里。”我听了真是心如刀绞。第二天晚上转移到钓鱼台，找着了陈桂英和孩子们，果然没有老母和二小，忍不住又难过了一番。

形势更严重了，各地都建起了敌政权，敌区长孙培勤还盘踞在老寨山上，控制着整个泗南。村干部、民兵隐藏着不敢露面，个别的投降叛变。据圣水峪的农会长张修业反映，前峪村文书渠昭文、残魔军入聂景亮在小北山藏着，被北孙徐的还乡团抓住活埋了。群众见了我们又想说话，又是害怕，白色恐怖异常严重。

为了报仇雪恨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我们决定打几仗镇压一下。首先向北打，当晚从蒋家庄到了吉沃，并占据了孙老洞山顶。第二天早饭后，向肖家峪的还乡团发起进攻。我们的队员报仇心切，打得很紧，在我两路兵力的夹击下，到午后两点，敌伤亡十余人逃。

为了捕捉有利战机，乘敌不备，我们不顾疲劳，晚上又向南奔袭邹县田黄。开到田黄附近，隐蔽在大山头村。次日午后两点，我们分两路出击，向田黄猛攻。敌人事前毫无戒